

人栖兩

# 两栖人

---

涂光群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京新登字110号

两栖人

涂光群 著

•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插页2张 140,000字

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1426-9/I·72 定价：3.80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- 两栖人 .....(p. 1-p.70)  
五味曲 .....(p.71-p.88)  
“温文尔雅” .....(p.89-p.93)  
羞 .....(p.94-p.97)  
香山主题变奏曲 .....(p.98-p.105)  
一个登山队员的手记 .....(p.106-p.120)

## 第二辑

- 海 .....(p.121-p.137)  
月光奏鸣曲 .....(p.138-p.151)  
青春 .....(p.152-p.166)  
尼勒克山谷 .....(p.167-p.178)  
柴达木人的性格 .....(p.179-p.191)

## 第三辑

- 陌头柳色 .....(p.192-p.222)

# 第一辑

---

## 两栖人

### 第一章

#### 1

市作家协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优秀文学作品发奖大会。主人感觉很荣幸，因为请来了获奖散文《兰花小品》的作者、唯一的科学界人士施约里参加会。施约里是省科普协会理事、市科协副主席、市博物馆第一副馆长。他今天的到会，对加强与科学界的联系是大有好处的。轮到来宾致词，市作协主席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坚持请施约里在会上讲几句话。施约里将近五十岁，个儿修长，皮肤白润，一头黑发，戴宽

边深色眼镜，显得英俊潇洒。他微垂下眼皮，脸微微发红，有几分腼腆地说：“在座的都是名作家、大作家、我的老师。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，实在不敢班门弄斧。不过我既爱科学、也喜欢文学。业余写点小东西，哪能登大雅之堂！感谢作家协会对我的鼓励！我愿意做个‘两栖人’，在文学界、科学界来回跑跑腿，为加强两界的联系效劳！”

## 2

下午，施约里要了博物馆的小车，赶去出席省水产学会年会的开幕式。年会的主持人之一，省水产厅常务副厅长是施约里的老熟人，以请到一位作家来会议采访为荣耀。这一次施约里不是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，而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出席会议。会议是学术性质的，来开会的几乎全是省、市有名的水产专家、鱼类专家（会议还邀请了全国和邻省的几位著名水产专家参加），带着他们各自的科学研究论文，交流、讨论。要说施约里新近也有一些著作，象《兰花小品》、《金鱼小品》、《生物馆内的小熊猫》等，但那不属学术著作之列。施约里来到会场，胖胖的水产厅副厅长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连连招手，请他上主席台就座。中途休息前，这位副厅长插话说——他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——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施约里同志，是全省闻名的作家，科学家，专门写科学界、科学家事情的。他不是外人，市博物馆馆长嘛，博物馆有个水族馆，很受欢迎嘛！请到他来参加会，不容易哟！往后我们水产科学界要同他多联系，请他多写稿，

报道我们水产科学界的先进人物、先进事迹！”施约里站起来，脸又红了，又带着几分羞怯地向大家点头微笑，有点儿不胜表达对会议主人和科学家们诚挚的敬意、谢意。

会议休息时，他对副厅长说：“最近事情实在太多。您送给我的‘年会’材料、水产厅的材料，我粗粗翻了，那个亲鱼繁殖的材料，尤其好。怕只能改天抽个空来采访。您看，今天下午还有事，一位老诗人约了我，我只好现在就告退。”

### 3

老诗人的家，离水产学会开会的地方不远，施约里的小车，就便地开到了老诗人住所门前。老诗人已经八十高龄，不常出门，施约里估摸他大半在家里，因此尽管没有事先约定，他方才对水产厅长说，诗人约了他，大致不会错的。老诗人是位热情的人，几十年来致力于奖掖后进。施约里渴想认识他。两年前，在市文学刊物一位编辑带领下，登门拜访了他。从此他们成了熟人。约里隔些日子便去看望老诗人，年、节必去。老诗人出了新书，亲笔题字送给“约里同志正之”。施约里在报刊上偶发了小文章，也必寄给老诗人。两人成了密切的文友。春天，约里将近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二三十篇小文章，编辑成书，投寄给外省一家出版社，谁知五个月后原稿被退回，约里后悔不已，深感冒昧从事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。上星期施约里获悉《兰花小品》被市作协评为优秀作品，便更改集子的名字为《兰花集》，托市作协一位

熟人转请市作协主席、著名小说家为集子题写书名。今日他带着小说家（老诗人的朋友）亲笔题写的书名，登门拜访老诗人，请他为集子写一小序，想必没什么问题。有了名人题字、作序，出书的“拦路虎”，大概将让让道。

老诗人的家，在这座新盖的高知楼二层楼房里。施约里按响电铃后，出来开门的正是老诗人自己。老诗人请施约里坐在正中间沙发上，施约里固辞，这才谦卑地朝向诗人，屈膝半坐在侧边的沙发上。施约里细问了诗人的健康情况又问候了夫人，从书包里掏出几本自己主编的《博物》杂志请老诗人指教，这才拣老诗人感兴趣的话题，讲了上午市作协开的发奖大会，讲了东郊建筑工地新近出土的汉代文物，讲了市水产养殖业新拟定的发展规划（那是水产厅副厅长送给他的一份材料上载的）。老诗人喜欢施约里知识面广、博闻多见，喜欢他那诚恳、谦逊的态度。施约里便自然地讲起，新近将习作编成集子的事。

“我想请您老为集子写几句话，不为别的，只求指点指点，这是心里话。业余写作挺苦，您老的指点总是指到节骨眼儿上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我真不好意思提出来，一怕打扰您老休息，二怕我不配。”施约里把头低下去，红了一下脸。

“可以，我赞成你写的科学小品，既是科学，又是文学。写几百字吧。多了身体吃不消。”

施约里情不自禁地站起来，弯腰施礼，表示感谢。手接触到书包，这才想起带来的小说家题字，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来了。



车到江边，施约里对小车司机说：“该吃晚饭了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车开回馆里，家去休息吧。我搭轮渡过江，上坡就到家，甬你劳神了。”小车开走后，施约里并没有去乘轮渡，转身仍折回原路，过了路口朝一条小巷走去，寻找一户人家。

是在3月里吧，馆里分来一个女青年，名叫冀仙枝，个儿不高，身材匀称。大大的眼睛，配在那白净可爱的娃娃脸上，注目流眄时，似有一股孩提般楚楚动人的神情。初见这个女孩，是在人事室里，施约里去找人事科长王淑珍时撞见了她。她坐在那儿文文静静、轻声细语地大约是跟王淑珍洽谈报到的事。施约里乍见之下，略微有点儿吃惊。王淑珍当即为他介绍。介绍她的名字，施约里听了几遍才听清楚，心里又不禁暗自吃惊，叫这么个名字，差点叫成“忆仙姿”——一个词牌的名字了。后来，她来上班，分在资料室。施约里一次去食堂买饭，这才发现，她其实是个开朗、活泼的女孩，来不多久，跟什么人都弄熟了。这和初见面时的印象大不一样。以后，她来找他了，上他的办公室，拿来几份新书目：“馆长要买什么书，请登记，我们资料室可以照办。”这可是没有先例的。以前资料室，那几个老太太，她们买书，从不问馆长有什么需求，也从不知道他的需求。只知道死死板板地买专业书，别的需要广泛浏览、参考的书，便不问不买了。弄得偌大一个博物馆，资料室的藏书面很窄，

参考书很少。小冀看来不是这样，她工作做得活，找需要书的人调查，眼界开阔，这就对了。买了几回书，他发觉，小冀不光工作主动，而且买书门熟路子熟。上月他要的几种内部书，她很快全部搞来了。施约里起初只在她送书时，同她简单的有些交谈。他听说她当过部队文工团员，又似乎还插过队，又还是工农兵学员，不禁反而添加了几分对她的神秘感。她到底有多大岁数？家庭是干什么的？有一天下午，他到王淑珍办公室里要来冀仙枝的档案，悄悄锁在办公桌抽屉里。晚上下班后，偌大一座办公楼沉寂了，他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，细看冀仙枝的档案，这才知道这个外表象女孩的人，其实不年轻，她已经三十二岁，结婚好几年了。她的父亲是部队一位相当有名气的将军。“文革”初期参加“支左”，后来受冲击。她当时是初中生，只好去插队。但过不多久，她就参军了，在边疆当了几年文工团员，又被推荐上大学。她丈夫仍然在部队里，公公婆婆也是高级干部。怪不得人家说，她是省实权人物詹顾问家里的常客，军区司令员她也熟，一个不简单的通天人物！施约里边看档案边思量：这种人来得好，馆里太需要了！别看是小小普通一兵，她消息灵通，信息多，联络面宽，对馆里开展多方面的业务，搞长远建设、发展，太重要了！王淑珍做了一件大好事，把她从省级机关里接收过来，应该记上一功！而且谁说她不是个干部苗子呢！今后要加强联系，跟她多接触、多交谈，表示应有的关心……打这以后，每当她来送书，施约里便有意地主动跟她交谈，介绍馆里业务、人事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他自己的某些

想法，也问问她的工作、学习、家庭情形。渐渐地，他们熟悉了。可贵的是她似乎不把他当领导干部对待，而是当成朋友。她的谈话是无所顾忌的，有时真叫人感觉有点儿放肆。她对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老化现象、官僚主义，显得挺反感，攻击起来不遗余力。他有时也有节制地附和几句，以市博物馆的某些事情为例。比如参加外事活动，他说：“老市长已经说了，以后市博物馆的外事活动，不必请馆外的挂名馆长参加。可是有时候来了外宾，省上还偏要指定某某老专家出面接待。这些老专家知识早已老化，谈不出什么新东西来，体弱多病，接送起来麻烦死了……”有次他说：“什么时候把你小爱人带来，我们认识认识。”出乎意料，她说：“什么小爱人、大爱人的，恶心死了。我要离婚！”“干吗要离婚？”“婆婆嫌我没生小孩。他也没肝没肺地跟着瞎起哄！感情变了！有什么办法！不离婚还有什么别的出路！”他故作轻淡地说：“现在你们青年人，动不动就闹离婚，是不是受某种思潮的冲击，所谓淡化感情、淡化家庭？”她白了他一眼：“扯淡，那才不是的！”他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另转了话题。大前天来了一起外宾，是由他接待。接待时，他把她带去了（他曾向他表示：“什么时候也让我参加点外事活动，见习见习吧。我的英语差不多快丢光了，我想拣起来。”）那天，她的表现挺出色，单是一身素净雅致的装束，就吸引了外宾注意。加上还能说几句颇流利的英语。回答外宾提出的关于出土文物的问题时，她插了言，不但表现得知识丰富；漂亮的风度，也博得外宾赞赏。在宴会结束散席时，他嘱咐司机送她回家。也就

是在这时候，当问到她家庭住址时，她顺便向他发出了邀请：“我的家就在你们科普协会隔壁那条巷子里，门牌423号。欢迎大领导以后有机会过江，顺便光临寒舍。”她说时莞尔一笑，显得很自然，又像是半开玩笑。施约里连说：“好的！”但表情有点儿不大自然。今日，正好得着个机会，该去看看她了。他顺着那条巷子，找寻423号。走到一处有围墙的小院落，正巧是423号。只见大门紧闭，里边是二层深色红砖小洋楼，古老粗壮的树，从四面覆盖着楼房，他按了门上的电铃，久久地才听见有人下楼开门。他不禁有点莫名其妙地心怦怦乱跳。大门轻轻地开了，露出一身浅绿色丝绸裙子，一个年轻女人的倩影。一看，正是冀仙枝，长发披肩，还是光脚趿着拖鞋呢。见是施约里，她稍稍愣怔了一下，很快恢复了平静：

“喂，稀罕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这才巧，我刚刚下班，刚进屋换衣服，你就来了！”

施约里面露微笑，表情仍有几分板正、严肃：“今下午到水产学会开会，顺道来看看你。”

冀仙枝机灵地眼睛四下一转：

“司机呢？”

“我请他回去了。”

天已黄昏，光线暗淡，他跟她踏着地上飘落的几片黄叶，穿过不大的院子，上了几级台阶，经过一楼长长的走道，拐进里边上楼去。一楼里寂静无声，窗户全没有灯光，房门也全是锁着的。

上得楼来，她随手开亮了走道上的灯。领他穿过一座空

荡荡的很大的长形房间，进入二楼走廊，两边这才是她家的客厅、书房、卧室等。墙壁、地板全是深红色油漆的，显得华贵而庄重。很奇怪，这些房间里也空无一人。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左边的一个房间，这才停下来。这是个宽敞的会客室，紧靠那弓形的大玻璃窗，摆着一圈沙发。里间还有房子，门虚掩着。施约里看不真，可能是她的卧室或书房吧？冀仙枝请施约里坐下，很快给他冲了一杯热咖啡。施约里忍不住问：

“偌大的楼里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

冀仙枝笑了，得意地说：“是呀，就我一个人。我是给父母看房子的，父母远在边疆。平常还有个娘姨，这几天她的孩子闹病，回家去了。”她又解释说，这幢小楼是军区50年代盖的，她父亲在军区任职时分下的，实际上楼房已很陈旧，设备也老式。

“哟，还没有吃饭吧？我去厨房里做饭，咱们随便吃点。”她从茶几底下，拿出几本外国体育画报，“你随便翻翻吧。”

说是随便吃点，她很快拿出了酱鸡、香肠、鲜嫩的腌黄瓜，果酱、面包片，还有冰啤酒，大约都是冰柜里储存的现成食品吧。说是做饭，一人一碗海米蛋汤，那才是她的手艺。

她开开录音机，一股节奏感很强的迪斯科音乐在室内回荡。不过她把音量放得很低。从客室进进出出时，她自己有好几次随着乐曲的节奏而扭摆起身子，显得随便又快乐……

在她家将近两个小时，施约里过得是惬意的，一切都有

一股新鲜、亲切感。谈话是无拘无束的。进餐也挺随和。两瓶青岛啤酒对他不算什么，他酒量大。啤酒对他的精神、情绪丝毫没有影响。冀仙枝一反在机关里那略显粗放、野气的作风，变得文细、温柔了，一个体贴的家庭主妇角色。连说话的声音也是柔婉、细气的，带着关切。他的举止，一切都合乎分寸，有礼貌、有节制。施约里事后想起来，似乎只在饭桌上有一两句话，他有失分寸感。那是她问起下午干吗去水产学会时，他说：“还不是那老家伙，他想请我去吹吹他们，我才不干呢！我不感兴趣。只是那个亲鱼繁殖的材料，《人民日报》曾经报道了一行，有一点意思，我想找个时间去访访。你有兴趣吗？”当他说“老家伙”时，他看见冀仙枝撇嘴一笑，他觉得失言了。

8时整，他从冀仙枝家告退。

## 5

施约里晚上8时半回到自己家中。爱人在医院值班。家中两个上中学的女孩，已经吃过晚饭，正伏在桌上写作业。施约里的爱人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了，他有时不回家吃晚餐。一周之中，施约里大约有四天呆在家里写作、会朋友。两天去机关处理公务。晚上时间几乎全部用来搞社交活动。从周一至周末，差不多天天出门访人，要不就是别人来访。出门不到深夜，不回家。今天白天跑了一天，晚上回来，似乎并不觉得累，反而很兴奋。他饮了一杯酹茶，稍事休息。九时，他又出门了。

他登上自行车，不辞辛苦，前往老市长家。星期四晚上，施约里知道，是市长一周里没安排其它活动的 时间。他是例行拜访。隔个三五星期，个把月，他去市长家一回，几年来从不中断。每次去只耽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除非市长挽留，他不多呆。探听些省、市高层方面的动态，尤其人事方面的消息最关重要。向市长请示汇报馆里的工作兼告诉他一点儿市井见闻，甚至马路新闻、消息，这是市长乐意听的。他和市长的交情有些年月了。那还是解放初期，他任市报记者采访过当时任市府秘书长的这位老干部两回，从此他们熟了。后来市报编一本反映解放前城市地下斗争的书，第一篇便是市长（当时任地下工委书记）的署名文章，长达一万字。文章是施约里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采访，代笔写成的，市长很满意。此后他成了市长家的常客。市长好下围棋，星期天有时用小 车把他接到湖畔的市府别墅里下半天围棋。在这家庭风味的娱乐中，他有机会结识市长的好些朋友、同事、下属。不光信息灵通，办起事情来，不管公事、私事——也灵通多了。1973年，他从市委五七干校回来，是市长亲自推荐他到市博物馆的。

晚9时半，往常这个时间，市长呆在他楼上的书房里做睡前的健身操。今晚很不凑巧，施约里一推开楼下客厅的门，便见市长客厅里坐着几个不认识的老头儿，大约是从北京来的，看模样起码是市长过去的上级或同事。市长在陪他们说话。他不便打扰，赶快退出。亏得市长夫人闻讯赶来。夫人一见了 他，便热情招呼，把他安置在进门西边的小客室

就坐。他赶忙从挂包里取出几种贵重中成药（那是他派人从市药物研究所弄来的）交给市长夫人。夫人情绪很好，留他在房里说了几句话。走出门，他觉得今晚不虚此行，一是证实了老市长将留任一年的传闻；再是得悉了可能接替市长的人选——极小范围内的可靠消息。

6

上午9时，施约里差不多比平时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市博物馆。上午要开两个会，一个是全体职工大会，会上要宣布机关党的纪检小组成立；再就是由办公室负责人邱发汇报基建进展情况（馆里的宿舍楼何时盖成，这是大家关心的）。施约里作为机关行政首长，将在会上讲几句话。10时以后是部分业务人员（他们是科普作品的作者，省、市科普协会的会员）座谈科普创作问题，施约里作为市科普协会的常务理事，主持这个会议。

机关大会的主持人是党总支副书记、人事科长王淑珍。她今天着装整洁，容光焕发。铁灰色女式西服，衬托了苗条匀称的身材，洁白衬衣的袖口、领口敞在外边。她宣布开会，宣布机关党的纪检小组成立，“施约里同志担任组长”。邱发汇报了宿舍楼进展情况，预计这座有九十六套房间的十二层大楼，将于来年国庆节前竣工，可以基本上满足馆里职工住房要求。讲到这儿，大家热烈鼓掌。邱发可着沙哑的嗓子提高了发音度说：“这都跟约里同志主动努力上市里争取分不开！好些短缺材料是市长亲自批条子才解决的，要不然不



会进展这样快!”——结束了他的发言。

这时王淑珍面含微笑，用一种慢悠、轻徐的嗓音说：“现在请约里同志讲话。”

施约里从容地站起来，面孔严肃、板正，像是很不情愿担当眼下的角色。他开始讲话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带着一点事务性；然而这又是深深懂得它的权威性的人，才会有语调：“机关党的纪检小组成立了，早就该成立的。欢迎同志们监督党员、党的领导干部，尤其我本人。发现了什么违反党纪的事情，要勇于揭发，不允许打击报复！我代表机关党的组织向同志们做个保证。盖房问题，现在进展还算顺利。机关住房很挤，特别是一些多年工作的老同志、老研究人员住房很挤，我们心里深感不安。将来要首先调整，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同志们，我今天重点讲一讲改革的事，”施约里敲敲扩音器的喇叭，嗓音突然提高好几度，“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干部体制的改革。中央的精神是干部‘四化’嘛。在座有很多年轻有为、有学历、有专业知识的同志，将来要进领导班子。这个问题先酝酿一下。上级抓得很紧，时间不宜拖，很快要解决的！我是很尊重老同志的！老同志水平高，阅历广，经验丰富，我巴不得永远替他们当下手，向他们学习——”真见鬼了，怎么眼光突然碰见了坐在前排不远处的冀仙枝，她调皮地把眼睛一眨，那神情，就跟那晚在她家，他失言说了句“老家伙”，她的表情那样。“她今天穿得一点也不起眼，谁晓得她故意坐在近前，却让我看不见……”施约里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，略一打顿，继续说：“我巴不得永远做他们的小